

生如一棵树

□宋殿儒

不知有人在秋风扫落叶中,是否注意到一棵树的姿势,也不知道有人在满天飞雪的冬天里,是否看到一棵树的挺立?其实,这棵树也不管人是否在关注它,它都在秋风扫落叶中淡然微笑,都在苦寒的冬天里淡定如铁地挺立。这是一棵树的姿势,它要给大自然诉说的,不是张扬,而是要说,它来年春天还要青绿、长高、长大、弄风使雨……

生命就在坦然的淡定之中,犹如树。

少年时期,在农村老家,经常会听到家长如此教育孩子:“你还不如一棵树!秋天里树的叶子被一阵风给扫了,就不活了吗?冬天里,树在冰天雪地里,就不活了吗?……”父母们的这

些埋怨,多是在教训孩子们要知足、知福和坚强。为此,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就迷恋于树的神秘。

记得,有一年的寒冬里,我不心疼妈妈花好几个晚上才给做成的一厚棉袄,刚穿上到学校上过一节早自习,下课和同学们玩耍撕扯时,就把棉袄一只胳膊跟拽掉了。回家父亲见了生气,就把我拴到院外的一棵椿树上。父亲说:“你不知道心疼棉袄,就和树一起尝尝挨冻的滋味儿……”

我知道父亲是在惩罚我,让我今后多长些记性。可是一向贪玩的我,却在和椿树共扛寒冷的时候,喜欢上了一棵树。当时,我心里曾问树:“你这些树们没穿任何衣服,咋就不被冻死呢!并且你们没了浓绿的枝叶,而骨感的枝干咋还在吗

鸣叫的寒风中挺得老直?”更为奇妙的是,面对树,我想到了春天和夏天,想到春天里,就是这些在寒冷中挺了一冬的树,就又神奇地发芽张扬绿彩了……

我被拴在树上的时候,才发现了树的坚韧和坚强。从那时候开始,我小小的心灵上就开始敬畏一棵树,敬仰一棵树的淡然和坚强。

后来,我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脾性和德行,而且还变得格外的内敛和淡然。在人生的路上,成绩斐然的时候,我就会自然想起那棵树的夏天,尽管绿如花冠,美似天仙,也不会张扬自己去开一树的牡丹;每当自己人生遭遇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棵树的秋天和冬天,淡然地看待自己花冠的凋谢与枯荣,依然坚定地挺立自己人生春天的旗帜,沐风苦雨

下,把自己遁入一种朴素无华的佳境,积蓄力量,等待新的出发。

其实人生的佳境,就是一棵树的佳境,自谦自谦在春夏,自信坚强在秋冬。朴素地看待生活,淡定地对现实,坚定地一往直前。

人生也许要经历张杨浮躁甚至执著于浮华,然而,真正的成熟,最终都要回归到一棵树般的朴素和淡然。

苏轼一生历经坎坷波折,仕途起落,宦海沉浮,他在命运的洪流中人生五味都尝了个够,才品出“淡”是最真的滋味。“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历经沧海后平静内心的写照。无论是古代先贤,还是如今的杰出人士,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绚烂归于平淡,喧嚣归于沉寂,人生就是一抹淡淡的云,一缕轻轻的风。其实,谁不是这样?经历过酸甜苦辣,才会渐入淡然和坚强的佳境。

做一棵树,春夏活得灿然不妖,秋冬活得淡然而坚挺。

且喜白发发生妖娆

□吕达余

人的老态首先显于面皮,譬如眼角起了丝丝皱纹,脸的皮肤渐显粗糙松弛,甚至有了黄褐的斑点,不如年轻人细白红润了。但现在有护肤品与美容术,只要肯花银子,尚能得到几分改善,如果平时注意保养,则效果更为明显。所以,现在的人年龄不大好猜,人们也不轻易告诉你,年龄与收入皆被列入隐私的范畴。

但有一点却让人无可奈何,那就是辛弃疾说的“可怜白发生”,虽然我等并未承担“了却君王天下事”的重责。人但凡上了一点年纪,白发也就渐渐爬上头来,这可是无法掩饰,也很难改善的。虽然有营养学家,在那里鼓吹什么食疗之法,我看是心理安慰大于实际效果的。虽然可以到理发店里染一染发,但这般年龄而又满头乌发,显然是骗不了人的,况且鬓角之处偶然露出星星点点,不免让人气馁。

相对于有些同龄人的少年白,我的白发是生得比较晚的。初生之时略有几根而已,起初并不以为意,自己对着镜子拔去就是,以维持环球皆黑之良好态势。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发却星星点点起来,妻子不忍见我老态,每周必专门抽出时间,在我头顶进行一次大扫除。然而时间一久,星星之火渐有燎原之势,妻却不耐烦起来,我也就免了她的劳作,任其由内而外地蔓延开来。终于理发师开始提醒:“你的白发比较多,可以染一染发了,效果是很好的,并且现在的

药水好,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说:“不染!”

我之决不肯染发,不是出于性格的执拗,而是觉得不必。人们总希望被人称为“风华正茂”,即便真得年纪老了,也不愿被称之为“老”,哪怕是称为“老当益壮”也颇觉不快,因为有一个“老”字在前。这不是不服老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愿老去,不想青春年华、壮盛之年就这么过去,看不得自己“垂垂老矣”之态。但老是一种生理现象,即便你保养得好、掩饰得好、装扮得好,内幕上却是不行了,也就免不了老态横生,想与年轻人较劲是自找不是。其实有点老态也未必不好,上得车来,有人给你让座;社交场合,有人称之为“某老”;干不了的事,有年轻人帮助;家中小辈对你捧着、哄着,岂不是开心之事?生活有人照顾,心情有人维护,不是有益于延年益寿吗?生理上的那点老态,何必那么在意呢。

有一次参加妻子的同学聚会,见她的一位女同学,虽年尚不足花甲,但已是满头纯白。然而她从不曾染发,跟其他同年的老同学们比,确实超过了老态,然而她毫不在意,席间谈笑风生,面容老态与心理状况的反差,让座的人惊其另有一种风度。可见人只要心理状态年轻,依然可以显示出年轻态,大约是受其感染吧,浑然间竟忘了彼此的年龄,大家一时都回到了“恰同学少年”之时。

凭它银丝满头,但得精神矍铄,未必不是另一种妖娆。

水磨汤圆

□吴春萍

如今,城市里面卖的各种包装精美的汤圆大多是机器制作出来的,虽然也还是香甜可口,可是和这种乡村老式水磨磨成水粉手工制作的汤圆相比,吃起来就糯得没有那么细腻松软贴心了,最重要的是少了亲情的味道。

记忆回到小时候,每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妈妈和家婆都会事先晒好一袋袋小粒小粒的糯米(大人说那种大颗大颗的糯米没有小糯米香),并兑好适量的一般大米(老家叫粗米),和在一起搅匀。等到落雨不用出门到地里赶农活的日子,她们就会把一大一小两扇石磨抬出来洗干净安好;通常是妈妈“咯吱咯吱”地推磨子,家婆配合着往石磨孔心放米加水,我们的目光则在一边顺着雪白的米浆缓缓顺凹槽流到大锅里。石磨一圈圈地转动着,糯米浆也等到推完了一大锅,妈妈就拿那时候用木头凿成的大瓢把一瓢瓢乳白色的糯米浆舀到一条事先洗干净的白棉布做的面粉袋里,扎紧袋口,和在院门外的一棵粗壮树上高高吊挂起,慢慢等水沥干;然后倒出来用大簸箕筛得薄薄晒干的再收起来放进米缸里。等到大年初一或者元宵十五过年的时候再舀到面盆里,并舀适量的水和面揉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面粉团,把刚张平时蒸饭用的纱布浸湿以后盖上待用;再把用砂盆擂细的香喷喷的炒熟花生米和芝麻装进碗里拌上黄糖和剁得很细的新鲜年猪

肉臊子两种味道的汤圆芯子。呵呵,肉馅的这种味道的妈妈通常都会把它们做成又小又圆的那种樱桃汤圆,那是专门给我这个不喜欢吃甜食和糯食的人做的。当然,也许母女连心的缘故吧,我也喜欢吃这种咸汤圆。而那种做得又长又大的,理所当然的是其他女人和爸爸等爱吃广味甜食的男人们的美食。

虽然我一直都不喜欢吃甜糯的食物,但每到过年,懂事的我都会陪着妈妈和家婆,看她们忙活完各道工序,做出一菜板大大小小、圆圆长长的白球一样的汤圆。然后一家老小围坐在灶锅边,一边烤火一边等大锅里的水被柴火烧开成滚水以后,妈妈再一个一个小地把汤圆们轻轻下锅,家婆则用一把小木勺沿锅边推转。这样,煮出的汤圆就会一个是一个的很好看,不会粘连成一片糊糊。当汤圆把一颗颗脑袋浮出水面时,她们会及时再加少量冷水,再煮几分钟。这样,煮熟的汤圆看上去就会泛动白玉般如珍珠一样通透的圆润光泽,并且吃起来口感相当不错;糯而不粘牙齿,舌头滑溜地打转而牙齿却不受糯米的黏性攻击;回口细软香甜,满嘴唇齿留香的同时也深深地留下了一碗碗亲情的印记……

到现在,我仍然不喜欢吃甜糯的东西,但妈妈过年做的水磨汤圆却是每年都要吃的——因为吃下去的还有妈妈年年岁岁日月月分分秒秒天长地久的如水磨汤圆般黏稠的浓爱和亲情。

做豆腐

□董改正

“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我家是年年都做的。每到腊月二十五晚上,一家大小齐上阵。一屋子笑嘻嘻,灶台上热气腾腾白气蒙蒙,呼吸里都是豆香四溢。

我的母亲久经沙场,硬是熬成了豆腐高手,丝毫不逊色于四川豆花大王刘锡禄。头天晚上,母亲开始泡黄豆,到第二天黄昏,豆子已经软了,轻捏即碎。磨子洗净了,父亲推磨,磨子吱呀呀地磨,不一会儿,就“磨磨流玉乳”了,流进磨底的大盆里,轻微的豆腥气弥漫着。磨好后,父亲马步下蹲,端起大盆,疾走几步,倒入大锅里,我便开始柴炭烧锅,母亲拿着大勺子搅动着,不让她粘锅。

我是烧锅的好手,向来不辱使命。不一会儿豆浆烧开,父亲提着水桶放在灶台上,双手撑开一个土布袋口,母亲将豆浆一瓢瓢地舀起,倒入布袋里。完了父亲提起布袋,不停地挤压,直到汁液挤尽,再放入锅里反复熬煮——这时候的火要小一点,母亲搅动的幅度也小多了。屋内都是豆浆的香味,但是我们兄妹三个都很淡定——豆浆?嘛!谁喝这个?

老太太还没睡,双腿夹着个手炉等着。母亲在烟气蒸腾中回过来说:“老太太,你先睡去!好了我感到床头给你吃!”老太太眯眯的,似乎有一些羞涩,她说:“我不稀罕这个,我不困哩!”母亲嘟囔了一句。弟弟从暗红的草木灰里掏出一个东西,左手换右手的捣腾过来,说:“妈妈,妈妈,石膏好了,给你!”母亲不耐烦地说:“你急个啥,还没熬好!”

“还没好?”弟弟打了个哈欠。再看妹妹,她坐在火桶里睡着了。

父亲和母亲说着话。外面在上冻了,但居然还有猫叫着从屋顶上跑过,啾啾的让人担心他们掉下来。母亲忽然说:“二子,石膏给我!”没人回答,他趴在妹妹边上睡着了。

母亲拿棒槌碾碎石膏,均匀地撒进去。然后对父亲说:“你把二子三子抱到床上去,别冻着了。”她又看了看老太太,老太太一点一点的,似乎对某件事满意不止——母亲又咕嘟了一句,这才对我说:“拿四个碗,每碗舀一勺子糖,等一会就好了。”

神奇的一刻出现了,融融的豆浆都凝结了,像是一锅的蒸鸡蛋,颤颤地动,白而嫩,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母亲接过去递来的碗,舀了一碗,对老太太努努嘴说:“给老太太端去。”

老太太蓦然惊醒,说:“我不吃!”还将头偏过去,我疑惑了。母亲大声说:“老太太,可香甜呢!”老太太说:“哦,那我尝尝。”转身接过。

父亲母亲也尝了一碗,夜已深了,无人行走,大吠已然不闻。我放下碗,就去睡了,剩下的流程多少年我都没看到过。这些我不在场的流程,年年上演,直到人到中年,而父母亲已经白发苍苍。

我问母亲,母亲说,后面的简单,把豆花倒进放了的纱袋里,再装了豆花的纱袋放进木槽里,上面放一块平板,板上再压一块大石头。水渐渐地沥干了,豆腐就做好了。那会儿,鸡该叫了吧。

第二天我问弟弟:“昨晚的豆腐做好吃不?”他舔舔嘴唇,大声说:“真甜真香!”我们都笑了。



童趣

杨勤华 摄



水墨天井湖

谢成龙 摄



唐模水街

可可 摄

读书永远不会过时

□高峰

不读书,少读书,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时下,拍古代题材的影视剧成风。能否拍成一部成功的影视剧,不仅是对导演和他们的团队整体创作和拍摄实力的考验,也是对他们平日读书积累与否的一次检验。有人围绕“古人怎么说”的主题如此善意提醒:“比如你写南北朝的题材,‘作茧自缚’这个成语就不应该出现,因为这是白居易的诗里第一次出现的。你写三国题材的影视剧,就不能让诸葛亮讲出‘曹操曹操就到’这样的话,也不能让张飞埋怨刘备‘大意失荆州’,更不能让司马懿说‘司马懿之心——路人

皆知’。没办法,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些成语还没诞生呢。”这般提醒,其实是针对一些古代题材的影视剧频频出错而提出来的。或许,某部影视剧里仅仅只是出现一二次古人说话错误,然而,恰恰是这没“理”失“理”之处,便坏了整部影视剧的质量和效果。如果导演及其团队能多读书,这般低级错误不就可以避免了么?

文学经典的阅读何以这般重要?这是因为“现实和人心的母体,那包容一切又高于一切,引领社会、人类、世界的力量,当是文学的基本性”。文学是苦难、忧愁、纠结、挣扎的产物,其昭示于人

的并非个人的苦痛和忧伤,而是直面创伤、战胜困难、反思灵魂、敢于奋勉的智慧、勇气和韧劲。换言之,人们一定会在文学的阅读中找到自己的信仰和救赎,因为文学的力量始终在看不到的一角庇护、滋养、照耀以至成全我们。

只是,须提醒大家的是,不论读哪类经典,读哪个大师的巨著,当我们双手捧起经典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就在与这些大师对话,就在与伟大的心灵对话。既是对话,那么,我们就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换言之,我们决不能唯唯诺诺,更不能停留在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上,不能把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

场,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独到看察。唯此,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去粗取精并“捣碎吸收”的“理”而非简单拿来的“理”,才是我们需要的“理”,也才是支撑我们人生大厦屹立不倒之“理”。在法国,人们普遍有“爱较真”的习惯,而这缘于他们爱读书。平日闲聊时,一旦聊到一些时事新闻,若外国同事发表一些看法,法国人就会反问他们这些看法的依据是什么。在法国人看来,任何判断都必须有依据,否则就是骗人了。据说,即便是在地铁里,法国的年轻人也喜欢阅读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而中国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看新闻,但是看完后喜欢不假思索地发评论。“两者相比,读书并思考比看新闻更重要,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学会‘有理有据’,而不是‘信口开河’。”

只是他的烟瘾越来越大了。大姐夫手里的烟头常常不敬火,尤其是在他女儿生病之后。

去年五月,他女儿查出了晚期胃癌,已经扩散了。在北京化疗时,大姐夫去了一趟。回来后,原来就不爱说话的他更加沉默了。我们打电话询问,他说到一半,就搁下电话,声音是哽咽的。我们来看他,大姐夫不是蹲在屋角抽烟,就是坐在螃蟹塘边发呆,像一截半枯的树枝。去年十月初,大姐夫的女儿就走了。大姐夫的烟抽得更凶了,还常常伴着剧烈的咳嗽。我们喊他出来散散心,大姐夫要么说螃蟹塘里的活没有忙清,抽不出空;要么说大姐晕车,出不得门。

现在女儿不在了,大姐夫还有两个儿子。大姐夫今年想租上五亩地,再开个蟹塘。在邮电局干打工的大儿子,也准备回来养螃蟹,大姐夫要把养熟的蟹塘给他。跟在人家后面跑销售的二儿子,收入极不稳定,这是他的一块心病。更让大姐夫担心的是自己的老伴。日见衰老的大姐夫瘦得干巴了,性情也变了。她时常悬在眼里的泪珠,一碰就滚满一身。今年关了近。还晾晒着的蟹塘,在希望中静静等待。新翻的泥土,已经掩盖了昨日的痕迹。大姐夫又跨上自行车,颤颤巍巍地骑行在买蟹苗的路上。我知道,大姐夫有着螃蟹一样的坚韧!可是啊,他那铁壳般的外表里面,隐藏着的是不忍触碰的柔软。

养螃蟹的大姐夫

□沈成武

都说乡下人显老,大姐夫却怎么也看不出已经是69岁的人了。在晴天坎阿雨天河泥田埂上,大姐夫踩着少了一只脚踏子的自行车,来去都是一阵风。我称他为“大姐夫”,是照妻子的喊法,我们是一担挑。

大姐夫早年间干过大队书记,那时我正与妻子处朋友,每次回家,我们一站就打到大姐夫家。这不仅因为大姐夫热情,主要是大姐夫家的伙食比其他几个姐夫家要好些。那时,大姐夫家堂屋里的煤球炉子没断过火,不是在烧水,就是在炖菜。

大姐夫开始养螃蟹,是在他的书记干歇了之后,算算有二十来年了。

大姐夫家只有四亩多地,还是东一块西一块。为了养螃蟹,大姐夫将零散的地块与乡邻调换,凑成一块整地,挖成了蟹塘。塘埂上搭了一个窝棚,下面洒了防蛇虫的生石灰,大姐夫每晚都守在这里,几乎没有出过门。只有看望在北京住院的女儿,大姐夫才出了一趟远门。

无为人猫冬的时候,主要的营生是打麻将。大姐夫这时最忙活,不是给蟹塘清淤晒晒,挖沟蓄草,就是整理灯具、修复围栏,屁股整天不沾板凳。年前还得将螃蟹苗买回来。这些只有指

甲盖大小的蟹苗,四亩多蟹塘就得三四万只,足足有一蛇皮袋。等不到开春,大姐夫就放水养螃蟹了。

我到大姐夫家,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大姐夫一道泡蟹塘,给螃蟹喂小鱼,清理蟹塘里的浮水,为蟹塘换水、消毒。就连睡觉,也执意要挤在窝棚里与大姐夫捣腿,听大姐夫讲他的螃蟹经。半夜起来,我打着手电,看着成堆的螃蟹由小渐大,也看到大姐夫眼睛里的希望一天天丰满。

菊花开的时候,就该收获螃蟹了。起螃蟹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一家人上阵不说,还得请来乡邻帮忙。我尽管不在受邀之列,可每到这时我都要抽空去。蟹塘夜里十二点就开始放水了,先是小鱼小虾顺着水流,进入入水口扎着的网袋里。网袋装满了,就将鱼虾倒在盆里,由女人一个一个的,给所有的亲戚都备了沉甸甸的一份。我说:“一年到头,你就指望这几亩蟹塘。现在螃蟹价格这么低,给我们几匹尝个鲜就行了,用不了许多”。大姐夫撸下一句“这个你得听我的”。不但螃蟹没有少,每家还多出几条蟹塘里收获的鳊鱼、黑鱼和胖头。

大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喝酒了,来人吃饭也不上桌子,蹲在墙角就把饭扒了。大姐夫太忙了,家里人全靠他一双手。年年爬起来大姐夫的变化都不大,